

學術集林叢書

# 古文獻叢論

李學勤·著

王元化主編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# 古文献丛论

李学勤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吴国香  
封面设计 王震坤  
责任出版 马蓓华

## 古 文 献 丛 论

李学勤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7-80613-103-5/I·184 定价:18.0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《周易》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 | 1   |
| 帛书《易传》与《易经》的作者····· | 9   |
| 孔子与《周易》·····        | 14  |
| 帛书《周易》的几点研究·····    | 24  |
| 帛书《易传》及《系辞》的年代····· | 34  |
| 帛书《系辞》析论·····       | 41  |
| 帛书《易传》《易之义》研究·····  | 49  |
| 帛书《要》篇及其学术史意义·····  | 56  |
| 《世俘》篇研究·····        | 69  |
| 《商誓》篇研究·····        | 81  |
| 《尝麦》篇研究·····        | 87  |
|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·····       | 96  |
| 有逢伯陵与齐国·····        | 103 |
| 巴史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     | 111 |
| 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·····    | 116 |
| 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·····      | 128 |
| 申论《老子》的年代·····      | 13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试论八角廊简《文子》·····     | 146 |
| 《老子》与八角廊简《文子》·····  | 155 |
| 帛书《道原》研究·····       | 162 |
| 《管子》“乘马”释义·····     | 169 |
| 《齐语》与《小匡》·····      | 176 |
| 《管子·心术》等篇的再考察·····  | 184 |
| 《管子·轻重》篇的年代与思想····· | 194 |
| 《鬼谷子·符言》篇研究·····    | 205 |
| 《夏小正》新证·····        | 212 |
| 黄帝与河图洛书·····        | 225 |
| 《九宫八风》及九宫式盘·····    | 235 |
| 《易纬·乾凿度》的几点研究·····  | 244 |
| 《汉书·李寻传》与纬学的兴起····· | 262 |
| 严遵《指归》考辨·····       | 267 |
| 《说文》前叙称经说·····      | 278 |
| 论魏晋时期古文《尚书》的传流····· | 285 |
| 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·····    | 297 |
| 朱子的《尚书》学·····       | 307 |
| 《今古学考》与《五经异义》·····  | 318 |
| 谈“信古、疑古、释古”·····    | 329 |
| 汉学漫话·····           | 338 |
| 附 本书所收论文出处·····     | 345 |
| 后记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347 |

## 关于《周易》的几个问题

学术界的所谓《周易》热，已经流行了好几年。1990年春天出版的《中国图书评论》曾为此辟有专栏，提到“沉睡三千余年的《易经》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，这为各人始料所不及，然而它毕竟真的‘热’了起来，不仅成了一门‘易学’，而且诸家蜂起，学会团体林立，及于中外”。有关作品数量繁多，缤纷杂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《周易》在古代被视为六经之首，三玄之一，研究历史文化时自然不可忽略，但《周易》原系卜筮之书，人们谈起来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甚至《周易》经传的起源和时代，学者间也有种种不同看法，更使《周易》成为谜团。近年有一些考古发现，给《周易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。其中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周易》经传，内容尤为重要。为了准备研究帛书《周易》，我写了一本题为《周易经传溯源》（长春出版社，1992年8月）的小书，从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对《周易》进行考察。这里把书中涉及的范围，撮要概括为若干问题，供对《周易》有兴趣的读者参考。

问：《易》是在什么时候起源的？

答：《易·系辞》说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

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这是讲作为《易》的基础的八卦始见于史前的包(伏)牺氏时期。

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关《易》卦的材料，最早的是殷周时的筮数。筮数是一连串的数字，有的是三个数字，有的是六个数字，可以按奇数为阳、偶数为阴的原则，转译为《易》卦。例如“一一六八一”，便是下震上巽的《益》卦。这种筮数，在宋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上已经有过，但没有得到认识。五十年代，开始在西周甲骨上出现，我们曾指出其类似《易》的九六。1978年，张政烺先生明确地证明它们与《易》卦有关。1984年，金景芳先生论证它们是进行占筮时所得数字的记录，可称为筮数。

已知筮数实例以殷墟出土的几件为最早。有些见于应用器物，如陶器、石器、铸铜用的陶范等；有些见于甲骨，可能是周人在当地使用的，和殷人的很不一样。这些例子都不早于殷墟中期，即殷王武乙、文丁的时代。在陕西等地的商末周初遗存中，筮数的例子大为增多。这说明周人可能比殷人更广泛地运用筮法，并用筮数记录下来。这种筮数已经比较复杂成熟，应该有更早的渊源，有待将来发现。

问：殷周的筮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？

答：从文献来看，殷周两代都有筮法，就是用蓍草计数占卜的习俗。先秦古书《世本》讲“巫咸作筮”，巫咸是汤的玄孙大戊时人。按照《世本》一类书的惯例，所谓“作”不一定是创造，也可能是指改进发展。无论如何，殷人有自己的筮法是肯定的。

殷周也都有卜法，即用甲骨烧灼占卜的习俗。周人的卜法和殷人的有不少共通点，然而又有明显的差异，比如甲骨的形制、

卜辞的文例等等，都不相同。殷墟出土的有筮数的甲骨很少，都属于周人的类型，所以我刚才说那恐怕不是殷人的筮法。

考古材料已经表明，周人对筮法有较大发展。《系辞》说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”便可与此印证。《左传》记述，鲁昭公二年（公元前540年），晋侯派韩宣子聘鲁，到太史处观书，见到《易象》和《鲁春秋》两书，赞叹道：“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看见《易象》就联想到周之所以王，正是由于文王和《易》有密切的关系。

问：卜法和筮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？

答：卜法和筮法本来是两种占卜的方法，但古人常以两者并用，互相参照。不过他们认为，这两种占卜方法并不是平等的，所谓“筮轻龟重”、“筮短龟长”，卜法由于材料难得，手续繁杂，被认为更为重要。人的身分越尊贵，所卜问的事越重大，便更多使用卜法。《礼记·表记》甚至说“天子无筮”。殷墟很少有殷人筮法的遗迹，也许就是由于当地是王都的缘故。

古人还常在用卜法之前，先用筮法，如《周礼·筮人》郑注所说：“当用卜者先筮之，于筮之凶，则止不卜。”在占卜大事的时候，更是“先筮而后卜”。有时他们就会把筮法所得到的筮数记在对应的卜法所用甲骨上面。今天我们看到甲骨上面有筮数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。

近年发现的战国时期竹简，有一些是占卜的记录，也是先筮后卜，文字的格式也和殷末到西周的差不多。这证明当时还在沿袭着先筮后卜的传统习俗。

问：《周易》的经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

答：这个问题，其实在很早以前已由顾颉刚先生解决了。顾

先生在1929年撰有《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》一文，援引王国维先生等对古史的研究，详细考述了《周易》经文中王亥丧牛于易，高宗伐鬼方，帝乙归妹，箕子之明夷，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，推定《周易》卦爻辞“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”，其说精确不磨，为学者所遵信。后来虽有学者以为经文中有更晚的故事，但均未能确证。

经文中这些殷至周初事迹的记载，有些是后人不能追托，甚至难于索解的。例如《旅》卦上九说：“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号咷，丧牛于易，凶。”旅人指殷的先祖王亥。《山海经》说王亥两手操鸟，方食其头，甲骨文“王亥”的“亥”字常写成从“鸟”。然而王亥的事迹与鸟到底有怎样的联系，后人早已不能知道。又如《归妹》六五：“帝乙归妹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。”帝乙时，殷朝势衰，他既不是王亥、上甲那样富有传说色彩的远祖，又不是成汤、太甲、祖乙、武丁、祖甲那样功业彪炳的名王。这个故事没有多大意义，是容易被淡忘的，见于《周易》经文，是其年代较早的一个标志。

**问：**孔子以前有没有《周易》的学术研究？

**答：**《周易》本是一种卜筮书，长期流传，只是作为占卜的依据。但在春秋时期，逐渐有些人对卦象进行分析，作出义理的讨论，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两书中还保存有若干例子。比如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，周史以《周易》见陈侯，筮遇《观》之《否》，解释说：“是谓‘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’，此其代陈有国乎？不在此，其在异国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。光，远而自他有耀者也。《坤》，土也；《巽》，风也；《乾》，天也。风为天于土上，山也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，于是乎居土上，故曰‘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’。”这种分

析，和后来《易传》是颇相类似的。再如《左传》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论“元亨利贞”的话，更为《文言》所直接袭用。

刚才提到鲁国太史那里有《易象》一书。过去有人说《易象》就是《周易》卦爻辞，这显然不对，因为晋国也有《周易》流传，如果《易象》就是《周易》经文，韩宣子便不会赞叹了。《易象》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，韩宣子见到它的时候，孔子只有十二岁。

问：孔子和《周易》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答：这个问题，对于笃信古书记载的人们来说，本来是不成问题的。《论语·述而篇》云：“子曰：‘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；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”可知孔子晚年对《周易》十分爱好，而且自己撰成了《易传》（至少其中一部分）。

《述而》的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一句，汉代的《鲁论》有异文，“易”字作“亦”，这样，似乎孔子和《易》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实际上，“易”、“亦”音近而讹，从古音来看，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。《史记》既然作“易”，作“亦”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。

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的传文部分有一篇题为《要》，记载孔子同子贡的问答，也说到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”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孔子说：“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”这句话口吻和《孟子》所载孔子所说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是很类似的。孔子说知我、罪我，其惟《春秋》，是因为他对《春秋》作了笔削，所以他与《易》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，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。他所作的，只能是解释经文的《易传》。

问:关于《易传》的形成年代,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?

答:有些学者认为《易传》年代很晚,这是由于没有仔细查考各种典籍的缘故。很多先秦到汉初的古书,都曾引用《易传》,有的明引,有的暗引,足供查考。例如《礼记》中子思所作的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缙衣》等篇,体裁文气很像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,引《易》的地方也很多。有的语句,可以看出是引《文言》的。又如《礼记》中公孙尼子所作的《乐记》,更直接袭用了《系辞》。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在“七十子之弟子”一辈,他们引用《易传》,可见《易传》不会晚于七十子的时期。

子思、公孙尼子都不传《易》,也不以《易》学著称。再晚一些的荀子,则有善为《易》之名。荀子常以孔子、子弓并称,子弓乃是传《易》的楚人鬲臂子弓,荀子的学术源出于他,因而《荀子》书中多次引用《周易》经传。这也可以看出,《易传》的形成是较早的。

这样说,当然不是认为先秦的《易传》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同。古书的定形总是有一个较长过程的,但《易传》的主体结构形成应和《论语》处于差不多的年代,其与孔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

问:请介绍一下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的内容和意义。

答:帛书《周易》有经有传。经文的释文已在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发表,其卦爻辞和传世本基本相同,只有许多通假字,但六十四卦的次序全然不同。帛书六十四卦分为八组,每组以上卦相同为准。上卦的次第是乾、艮、坎、震、坤、兑、离、巽,下卦的次第是先取与上卦相同的,然后以乾、坤、艮、兑、坎、离、震、巽为序。这是根据帛书《易传》中的“天地定位,山泽通气,火水相射,雷风相薄”(传世本这段话在《说卦》,略有差异),也就是一种阴

阳说的哲理排列的。这样的卦序，显然要晚于传世本的卦序。

帛书的传文包括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、《二三子问》两篇和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各一篇，释文已在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三辑、第六辑中刊布了。帛书的《系辞》，包含传世本《系辞上》的第一至七章、第九至十二章，传世本《系辞下》的第一至三章，第四、七章的一部分和第九章。帛书的《易之义》，包含传世本《系辞下》的一小部分，《说卦》的开头部分，另有传世本《易传》没有的佚文约二千一百字。帛书《易传》的其他各篇，则多与《易》的传流有关。

帛书《周易》自然在校勘上有很高价值，不过帛书有不少错字，有的离奇而容易导致误解，在研究时必须小心对待。更重要的是帛书《易传》那些前所未见的佚文，确是《周易》研究的瑰宝，一旦公布，必将引起讨论的热潮。

问：《周易》之外的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到底是否存在？

答：据《周礼》载，太卜之官掌管“三易”：“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，其经卦皆八，其别皆六十有四。”据此知道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也有八卦、六十四卦，与《周易》相似。看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书，当时确实有“三易”的运用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及其郑注认为《归藏》（即《坤乾》）是殷代的阴阳之书，因而也有文献推论《连山》是夏代之书。

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不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可是汉人桓谭说两书都存在，还记述《连山》有八万字，《归藏》有四千三百字。晋代的干宝，宋代的罗泌、罗苹、李过等人，曾记录下《归藏》的部分卦名，奇奇怪怪，几乎无人相信。想不到的是，帛书《周易》经文的卦名却有一些与《归藏》卦名相合或类似。例如《咸》卦，帛书作《钦》，《归藏》也作《钦》；《谦》卦，帛书作《兼》，《归藏》也是一样。

这样看来，汉以来传流的《归藏》确乎有据，并非全出杜撰。

至于考古材料所见筮数，有没有属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的，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，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## 帛书《易传》与《易经》的作者

《周易》的经文为何时何人所作，传统的说法是所谓“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，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

《易》曰：宓戏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；至于殷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可得而效，于是重《易》六爻，作上下篇；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，故曰《易》道深矣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

据此，今传《易经》的卦爻辞系周文王所作，故云上下篇。

《汉志》的这种说法本于汉初学者的著作。如陆贾《新语》首篇《道基》已有先圣、中圣、后圣之说。所言先圣“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图画乾坤，以定人道”，是宓戏（伏羲）；中圣“设辟雍庠序之教，以正上下之仪，明父子之礼、君臣之义”，是文王；后圣“定五经，明六艺”，是孔子<sup>①</sup>。其中没有明说文王和《易》的关系。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：“今《易》之《乾》、《坤》足以穷道通意也，八卦可以识吉凶、知祸福矣，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，周室增以六爻，所以原测淑清之道，而摅逐万物之祖也。”所称“周室增以六

爻”，与《汉志》文王“重《易》六爻”相应，但未讲明文王，许慎注则说：“周室，谓文王也。”

明指文王的，是司马迁《史记》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。”对照《周本纪》所载：“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纣，……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。”可知同《汉志》“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”云云一致。

由此足见，《汉志》的论点即由这些旧说综合而成，可谓言而有据，其传流久远不是没有缘故的。

《汉志》之说的缺陷，是《易经》有些语句显然要晚于文王。这个问题早为学者察觉，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即有详细讨论，云：“验爻辞，多是文王后事。案《升》卦六四‘王用亨于岐山’，武王克殷之后，始追号文王为王，若爻辞是文王所制，不应云‘王用亨于岐山’。又《明夷》六五‘箕子之明夷’，武王观兵之后，箕子始被囚奴，文王不宜豫言‘箕子之明夷’。又《既济》九五‘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’，说者皆云‘西邻’谓文王，‘东邻’谓纣，文王之时，纣尚南面，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，又欲抗君之国，遂言东西相邻而已？又《左传》韩宣子适鲁，见《易象》，云：‘吾乃知周公之德。’……验此诸说，以为卦辞文王，爻辞周公，马融、陆绩等并同此说，今依而用之。所以只言‘三圣’，不数周公者，以父统子业故也。”细看《淮南子·要略》，只说“周室”，不实指文王，可能也有类似的考虑。

《新语》等书的叙述，也是有所本的，大家知道，就是《易传》中的《系辞下》。篇内除“古者包羲氏之王在下也”一章外，还有这样两段：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

乎？……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。……

从章文本身，不难得出几点推论：

第一，《易》之兴，是在“中古”，而“中古”即“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”，也就是殷周之际。

第二，《易》之兴，即作《易》之时。

第三，作《易》“当文王与纣之事”，“周之盛德”是指文王之德。

第四，作《易》者“有忧患”，故“其辞危”，这有关“文王与纣之事”。

再参考《明夷》的《彖传》：“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”当文王与纣之事，蒙大难、有忧患者，正是文王，所以文王作《易》，《系辞》已经说明了。

怀疑这一传统说法的，可以清代崔述的《丰镐考信录》为代表。他在该书卷五中说：

近世说《周易》者皆以彖辞为文王作，爻辞为周公作，朱子《本义》亦然。余按：《传》前章云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”初未言“中古”为何时而“忧患”为何事也。至此章（按指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”一章）始言其作于文王时，然未尝言为文王所作也。且曰“其当”，曰“其有”，曰“邪”，曰“乎”，皆为疑词而不敢决。则是作《传》者但就其文推度之，尚不敢决言其时世，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！<sup>②</sup>

崔述的意见，把《系辞》传文割裂开来，是不可取的。

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的出现，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。

帛书《易传》中与上引《系辞下》有关的部分，见于《易之义》<sup>③</sup>。我个人看法是：“帛书所根据的《系辞》，其构成其实是和今传本基本一致的，不过有一部分脱失，一部分又散入他篇。”<sup>④</sup>《易之义》里的这些章节，就是这样，同时又有异文，足资探讨。

对应于《系辞下》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”章的，文字大体相同，开首作：

〔《易》之〕兴也，于中故（古）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患忧与？……

前一句没有“其”字，由文例看，大约是脱掉了。

《系辞下》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”一节，由于《易之义》终于该章的前半，应当是佚去了。但篇中有另外一段，与之有相似之处：

子曰：《易》之用也，段（“殷”字之误）之无道，周之盛德也。恐以守功，敬以承事，知（智）以辟（避）患，……文王之危，知史记（？）之数者，孰能辨（辨）焉？

按“書”字从“者”声，此处即读为“者”。推测原句可能类似“非处文王之危，知史记之数者，孰能辨焉”。以孔子这段话和《系辞下》对比，便知道两者出于一源。所言“恐以守功，敬以承事，智以避患”，乃是文王对《易》之原理的运用，正好同其作《易》“其辞危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”呼应。

在帛书《易传》的《要》篇中，孔子还有这样的话：

……文王仁，不得其志以成其虑。纣乃无道，文王作诤而辟（避）咎，然后《易》始兴也。予乐其知（智）之……之……